

吳中金石新編

六

吳中金石記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七

明 陳暉 編

雜紀

文正書院記 祝顥

書院在蘇城中吳縣西隅通衢之上祀宋大賢范公之祠也按范之先世自北徙南而居於吳公生於武寧官舍長仕中朝而薨於徐子孫奉其柩葬河南萬安山而祠於是者以公父母之邦且其地本范氏舊業公嘗經

理作義莊以贍宗族者也當宋咸淳丙戌太守潛說友始請於朝立專祠祀公元末至正甲戌郡守吳秉彝又奏改為書院而以公之贈謚表其門閭舉其族之嫡嗣主奉祠事義莊田宅悉附天平山三太師墓所逮際昌朝大新禮制遂以書院登諸祀典春秋祭享郡之官屬師生與其族之子姓咸集祠下行禮著為定規彰彰詳備可謂盛矣然自國初至今百有餘年而祠宇室堂日入於壞時雖修治而功費浩穰率未能完美如舊今主

奉從規與其族人屢欲經營顧力弗逮所賴郡守劉侯
為之規畫又值歲祲公私多故未克就緒適監察御史
劉公持節按臨爰自下車洞燭幽隱發奸摘伏而下無
遁情洗冤滌滯而犴無留獄且不翕翕希同矯矯務異
數加延訪以革猜防故政不迷而廢墜畢舉於是郡守
得以祠事白公公曰事神治民敦崇風化郡邑首務有
或不然非憲體所當究乎夫事有經權時有可否貴在
變通使無偏廢可也矧先賢祠宇風化所關宜亟行之

勿怠吾亦為之處焉用是親詣祠中纖悉畢視默運冥思酌量措置悉付長洲縣令劉輝典史張灝董之而責其成令廉慎老成謹於趨事曾未逾時凡祠之敝者一撤而新之言言赫赫加於舊觀邦之士庶來瞻來仰靡不驚歎而莫究所繇蓋是圖也材給於上而官不加費力役於下而民不告勞神享其成而族賴以訖一舉而衆美悉具非善於謀敏於事而公於心者未易臻此衆方落成會監察御史戴公巡歷至郡詣祠見之極加稱

賞曰盛事也不可無紀於是令與主奉數過丘園以記
為請予惟文正公之高風大節彌兩間而冠百世者登
諸國史載諸郡乘而雜出於譜傳紛播於品題者不可
勝書至今庸人孺子一聞公名皆知敬仰故其平生所
至存有生祠沒有廟祀者不約而同於以見秉彜好德
之誠不以古今彼此而有間也況公父母之邦精神手
澤所在則凡生於斯仕於斯者有不加之意乎是宜賢
監司良守令之用情於是也第顯晚生末學淺見寡聞

不能加毫末以光盛事為歎然嘗聞之記者取記其事
實信今傳後不失其真乃可故敢原其始末畧其彌文
而為之直書云侍御公名魁字士元高唐人戴公名仁
字以德句容人郡侯名瑀字汝器蠡吾人皆以進士歷
顯榮所至有聲不係諸此不書

新修道山亭記

黎擴

蘇為南圻大郡其學制之雄麗池園之幽邃尤為江南
諸學之冠尊經閣西數步有小丘焉隆然而起高約四

五丈廣約畝有畸其趾三方浸以大池意其初必因鑿池累土而成殆有類乎道家所謂蓬萊方壺者故名之曰道山繞山上下羅植松栢雜木陰鬱森聳千雲蔽日登其巔可以盡得一城內外之景也國朝宣德間南昌況公鍾受勅知蘇始作亭於上四隅之柱以石四面之窓以鮑深廣各二十尺崇比廣而減四之一焉翼然竒偉之觀師生於勤學之隙得為游息之所後將三十年亭日就壞雖更數守咸莫介意幸而去年夏得四明姚

公堂恭承上命來守是邦蒞學勸課之餘乃登斯亭俯仰低徊而嘆曰前人之蹟可坐視其廢矧有益於師生紓勞釋瘁者乎於是捐已俸市羣材易腐以堅補缺以完加以藻繪題以華扁既訖厥功煥乎其改觀矣公與二三僚從登於其上第見天光雲影相蕩於上下官府民居仙宮佛刹相簇於遠近至於吳山震澤之幽且迥者莫不盡在乎目睫間矣公欣然以謂衆曰是可樂也宜有以記之惟茲學初由宋大賢范文正公仲淹捨所

得錢氏之地而建然文正之素志在於先後天下憂樂
之言而我姚公生於數百載之下慕文正之風於數百
載之前果諧所慕得典文正之鄉郡能不以其素志之
言見諸實行而肯托之一空哉且前此數歲水旱相仍
飢饉薦臻蘇民之生鮮遂公雖欲修斯亭覽斯景以樂
斯樂不可得也幸今聖天子在位斂福錫民年穀豐登
民生大遂公安得不修於斯覽於斯以樂於斯乎且公
之樂於斯者非獨一己之樂也蓋將以同乎斯民之樂

也不過托斯亭以發之爾又何戾於丈正之所言者耶
嗚呼地因人顯名以事傳而今而後滁之豐樂岐之喜
雨又不得專美於前也用是為記以鑱諸石俾蘇之後
人得有所考亦有所思云

長洲練氏義塾記

宋濂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
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
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

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
大姓練則成自謂其父文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
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
箴謀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所旁為四室
以供寢處庖湍延儒士高平范煥為師俾里中子弟就
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
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於縣若郡郡許以為宜遂乃遣
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

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間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於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法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彊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

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皇上奮然愍前代之弊欲使海內之民皆霑沐禮義大設學舍以教之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則成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皆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使咸知尚禮義恥犯法如成周時蓋將始於今乎姑刻其事以俟

大場鎮重修義塾記

王直